



为村庄立传，为乡村写史

——《黑泥河纪事》里的乡土文化景观

彭正生

《黑泥河纪事》的故事发生在黑泥镇。名曰黑泥镇，却是一个因黑泥河得名的村庄。虽然是一个江南的小村庄，但是小说家默涵所要描摹的村庄风貌、叙述的村庄故事，却显然又具有普遍性，非江南所独有。

默涵写了黑泥河的今天，也写了黑泥河的昨天，这就让小说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。同时，这种“时代风云流转”的时空结构，让黑泥河变得抽象起来，抽象成乡土社会的标本。在此，默涵表明了自己的叙事雄心，他要通过《黑泥河纪事》来浓缩乡村社会的变化。《黑泥河纪事》的情节核心，叙述的是退休干部谭良德由城返乡的见闻录，描故乡的人，叙故乡的事。但是，讲故事似乎又只是小说的外套与表象，默涵显然更为关注的是故事所包裹着的价值内核，就是“故乡人的命运变迁”所暗示和隐藏着的文化心理流变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本颇有思想深度、也颇具艺术高度的乡土小说，是新时代安徽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。

《黑泥河纪事》是谭良德的返乡录，也是谭良德的发现录。默涵用剥洋葱的方式，让谭良德在探亲访友的时候，层层揭开故乡的内面景观。就像默涵所说，他要反映基层民众生活的真实状况。那么，谭良德所见的真实故乡是什么样子呢？一方面，这是一个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勃的故乡，“青山含黛，树木葱茏，花团锦簇，空气新鲜”，昔日破旧农舍，如今崭新洋楼。另一方面，这里又是一个正在凋敝、日趋空心化的故乡，年轻的一代为了谋生或子女教育去了城市，留守乡村的主要群体是或贫或病的老人。同时，谭良德还惊讶地发现，故乡的文化正在退化和蜕变，在资本的侵蚀和利益的驱动下，乡村社会曾经“那种真诚，那种融洽，

那种谦和，那种豁达与包容”的社群关系，已变得“那么生疏，那么孤僻，那么自私，那么冷漠，那么的刻薄无情”。这显然是更加令人担忧的景象。在此，默涵充分彰显了小说家直面现实生活的真诚和勇气，他没有随波逐流地盲从时下某些乡村文学的叙事俗套，回避了简单歌颂、纯粹赞美的单向度叙事，坦诚地为我们描画出一幅完整的乡村社会画卷。

《黑泥河纪事》是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。虽然小说以“主人翁谭良德回故乡的形成轨迹贯穿始终”，但它其实是一本乡村故事集。默涵采用《儒林外史》的写法，《黑泥河纪事》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所构成的。默涵所讲述的不是谭良德一个人，或者是几个人的故事，而是谭良德的身体返乡的见闻录和精神返乡的省思录。虽然默涵也将谭良德与孙雅萍的初恋故事编织进去，成为小说讲述的对象。但是谭良德和孙雅萍的初恋不过是默涵进行文化反思的案例，是美好的情感被恶毒势力毁灭的见证，是谴责包办婚姻导致恋爱悲剧的注脚。因此，与其说谭良德是《黑泥河纪事》的主人公，不如说他只是黑泥河这个乡村世界的观察者。

因此，如果我们要追问究竟谁是《黑泥河纪事》的主人公？那么，就文本的实际来说，这个主人公不是谭良德，更贴切的答案应该是生活在黑泥河这个江南村庄里的每个人。

随笔

大锅灶

吴玲

小时候，村里家家都烧大锅灶。大锅灶土坯砌成，一大一小，支在堂屋西北角，煮饭、熬粥、炒菜、烧水。水缸是满的，旁边站立着的碗柜，新的，油漆味道刺人眼鼻。烟筒直立在屋顶，指向天空。向晚时分，炊烟次第升起，田野上劳作的农人便扛着农具陆续向村里走去，觅食归来的鸡鸭鹅也成群结队地向家里溜达。乡人将砌锅垒灶称为“支锅”。“支锅”是过日子的大学问，马虎不得。择好吉日即置酒办菜，约请专门的大师傅。大师傅到门，查备料、勘位置、划墨线，家里的男主人殷勤协助。吉时到，鞭炮响。锅灶安置稳妥即暖灶，烧旺旺的火，煮一锅饭，炒几样菜，青菜豆腐保平安，鱼断不可少，得大整条。一切只为一个好寓意：日子红红火火年年有余。灶王爷下凡。平凡人家的烟火生活从一日三餐开始。

大锅灶烧的大都是稻草，我们称其为穰草，也烧麦秸、棉柴、豆秸、油菜杆子、牛粪等，不多。所以各家门口的场基上都堆有一两个大草垛。日晒雨淋后，远远看去，像一朵朵灰褐色的蘑菇。风日晴和，母鸡带着小鸡在草垛旁找虫子吃。猪在草垛里拱来拱去。小孩子们在草垛间翻跟头捉迷藏。干稻草易燃，点火即着，令人懊恼的是梅雨及长夏时节，急雨长雨，偏又屋顶破损，灶间尤甚，那么脸盆、水桶、澡盆便罗列满地，承接屋漏。地面返潮湿滑，火柴亦已绵软，屋外仍罩着一层雨雾，草垛水淋淋的。稻草染了湿气，就生烟雾，只得将膛灰扒干净，拼命地拉风箱，灶膛明明灭灭，半晌，“轰”的一声喷出一个火球来，再半晌，“轰”的一声再喷出一个火球来。一顿饭做下来，直熏得人眼睛酸涩，满脸黑红。

寒素人家，一日三餐不过粗茶淡饭，灶间多是冷清的。即使这样，草还是不够烧，只好砍野草捡牛粪。所以放暑假时，半大孩子呼啦啦一群，成了砍草大军的主力。每天起早贪黑，因为一个暑假是要完成一个草垛任务的。田埂硬是给砍秃了。野草比稻草经烧，一经火“哗哗”响得起劲。干净的巴根草碾碎，拌上淘米水豆腐渣，是猪爱吃的饲料。

母亲忙着田间地头的农活，父亲办了厂，先是瓜子厂，后是农药厂，再是轮窑厂里跑供销，锅灶间的活计几乎全依赖祖母。放学路上，远远看见屋顶炊烟袅袅，便晓得祖母正忙着烧火做饭。祖母熬的粥绿莹莹的汪着一层粥油，极香浓。祖母制豆瓣酱、霉豆腐，晒干瓠条、干茄子，还能将野外的萱草花、地踏皮、水菱角、芋头藤子、茭瓜，变着花样做成我们爱吃的下饭菜。豌豆、蚕豆、豇豆老了时，饭头上蒸，让我们揣在兜里当零食。顶好吃的要数大锅炕的锅巴，每每围在祖母身边，迫不及待往灶膛内胡乱添草，待锅巴两面微黄焦，祖母取出她极少享用的点心罐子，撒了一层古巴糖。一会儿工夫，香喷喷、脆蹦蹦的锅巴就被她的小馋鬼们分食一空。

锅膛内的草木灰故乡人称之为“清灰”，清灰每天要扒出一箩筐，堆积在后院，鸡鸭鹅只在灰堆里嬉戏，找东西吃。和着鸡鸭鹅粪的清灰是庄稼和大地极好的养料。祖母用极干净的清灰揉搓马齿苋，易干。哪里破了皮，抓一把清灰敷上，止血了。

前面说过，清贫人家的灶间多是冷清的。当然有例外，来了贵客，或家里遇到啥喜事，杀鸡宰鸭，煮蛋烹茶，“滋滋滋滋”“咕嘟咕嘟”，大锅灶便从早到晚的响个不停。那时，我们还没有长大，祖母好好地活着，父母那么年轻。仿佛不过是过了一些日子，孰料时光已然过去了四十多个春秋。

季节

树叶黄树叶红

张建春

入冬，树的形态发生变化。家乡多落叶树，常青的就那么几种，冬青、桂花、香樟、松柏，掰着指头就能够数得过来。落叶树就多了，椿、楝、槐、梧、枣、杏、桃、柳、杨，等等，四季分明，春绿夏阴秋黄冬谢，一套套的讲程序、讲规矩。我喜欢落叶树超过常绿树，落叶树有动感，落叶的飘零，让人不忘时间的消融，“逝者如斯夫”，落叶若流水，逝者也。

落叶是捎有颜色的，黄或者红，都朗朗的带着声音。挂于枝头，寒风吹响它。流落于尘土，老蚯蚓拱动它。如若在黄叶、红叶间，嚼起唇齿吹响年少时的口哨，总能找见冬叶的回应，这回应的脉络是鲜艳的，黄或者红感情丰沛。

冬天里，有几种树叶的颜色意味深长。比如黄连木，这苦苦的树，叶子黄得透明，黄得纯粹，黄得一丁点杂色也没有。黄连树是苦树，少有虫子嗜食它的叶子，黄叶因之完整。小城最古老的一棵树是黄连木，粗壮高大，或许正因为苦，让它经得起磨难，真真实实的活了下来，活成了古树。经冬，古黄连木又年轻了一把，黄叶飒爽，和春绿有一比较。苦苦的身子不生虫，黄叶自然无虫子的走动痕迹。

再比如柳树，它的叶子非得寒风浇灌上几遍，才姗姗的黄，才十二分不情愿地让绿褪去。事实上，柳树的绿比许多树的绿都早，我观察过，在所有的绿叶中，柳绿是最经久的。黄透了的柳叶，一定是要经历风雪、寒冰敲打才会落去的。还比如栾树，它历冬的黄叶是和荷包状的种子共存的，过往的绿叶衬托黄花，冬天的黄叶拱卫种子，那么的含情脉脉，那么的无私无畏。小鸟在栾树的枝头跳来跳去，雪天发出啾啾的鸣唱，黄叶若伞，撑起了小鸟的一片天空，而装在“荷包”里的种子，小鸟尽情享用，进而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。

冬天，乌柏的叶子是多彩的，绿、黄、红，加之它虬龙般的枝条，站在大地上，便是一株独立的风景。我的老家乌柏树多，它也是外来树种，不过，能找到源头。我爷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当选过省级劳动模范，受

了奖，其中的奖品，就是省长交给我爷爷的一包白色的乌柏种子。省长对我爷爷说：乌柏一身是宝，多多种。我爷爷回乡，把种子分给乡亲们，乌柏“泼皮”，种子撒下，就一棵棵长成。乡亲们得益于乌柏，白色的种子卖钱，买来了乡村别样的滋味。

前几日，好友约我去一湿地看红叶，我心早向往之，忙不迭答应。红叶树落于水中，树的根部粗壮，牢牢扎在水里，水清澈，红叶映在水中，大有水天一色的妙处。我们乘筏，在树棵间流连，惊得一些水鸭子“呱呱”叫，但不飞起，水鸭子留恋这湿地呢。我在水中搜寻，希望能见着鸳鸯，鸳鸯是好和野鸭子结伴的。鸳鸯没见到，倒是竹筏上一对情侣柔情蜜意，如若是对“鸳鸯”了。红叶生情，情不自禁，多好的场景。大片的红叶挑于半空，成了冬天的另一种颜色，如云如雾如诗如赞。树是杉木，有水杉和池杉两种。水杉和池杉有一好，耐涝，能在水里扎根，和红柳有一比。水杉和池杉相像，可叶子不同，水杉的叶子是对开羽状，而池杉的叶子穗状，似一小辫子。

我和好友聊天谈地，可是又离不开黄叶、红叶，其间大有诗意，诗在心中流动，就是写不出来。世间的好诗，大都长在土地上，飘在云朵间，见风、见雨、见雪、见光生长，见了生生不息的树木自是葳蕤。

湿地生红叶，生万物，生目光，生情缘，生一地风情，大好，好在有出处，可圈点，可搓揉。树叶黄，树叶红，天地静寂，听冬叶娑娑，心软于水，心柔于蜜。推窗小雨渺渺，是欲雪的样子。雪花是树的另一种叶子，是上天落下的树叶，与黄和红匹配。